

基督宗教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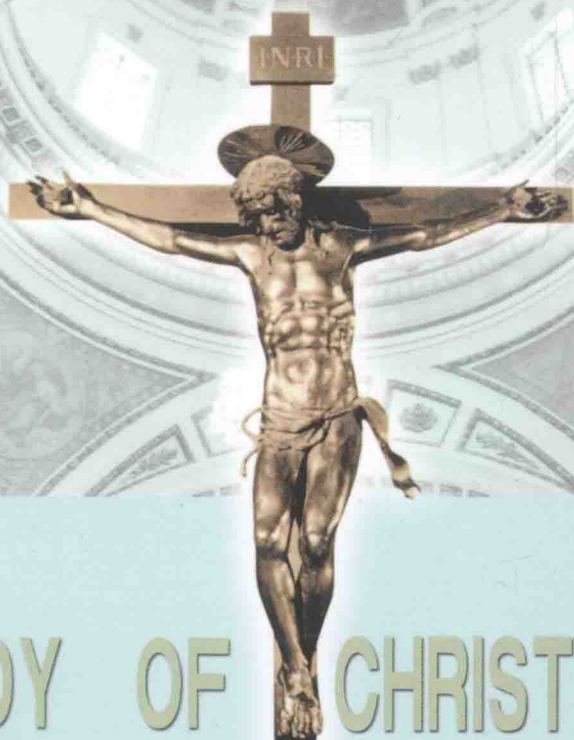
STUDY OF CHRISTIANITY

第十七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主编 卓新平

执行主编 唐晓峰



STUDY OF CHRISTIANITY

宗教文化出版社

基督宗教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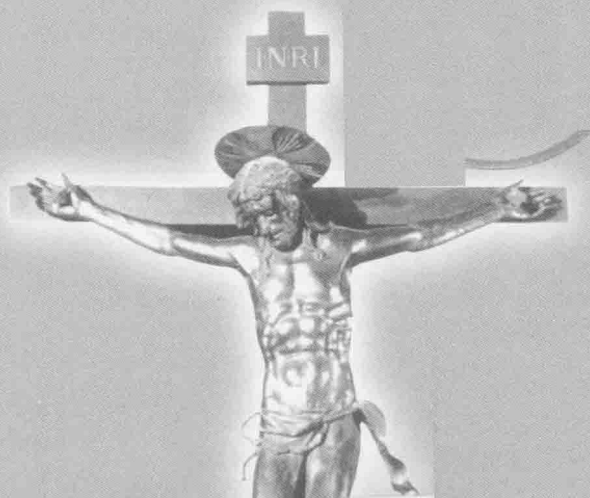
STUDY OF CHRISTIANITY

第十七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主编 卓新平

执行主编 唐晓峰



STUDY OF CHRISTIANITY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宗教研究.第17辑/卓新平,唐晓峰主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80254-946-3

I. ①基… II. ①卓… ②唐… III. 基督教-文集 IV. ①B9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2221号

基督宗教研究(第十七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主编 卓新平 执行主编 唐晓峰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100009)

电 话: 64095216(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 赛 勤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400千字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946-3

定 价: 58.00元

序 言

卓新平

《基督宗教研究》通过改版,扩大了研究视域,增加了知识内容,对我国基督宗教研究的现状亦有更多、更直接的反映,从而能更加充分地体现其专业学术辑刊的作用与意义。我们衷心希望,《基督宗教研究》作为这一领域展示其研究成果的窗口和平台能得到国内外基督宗教研究学界同仁的热情关注和踊跃投稿,使我们的研究能有较高的学术定位,促进基督宗教的研究在我国得以纵深发展,为基督宗教与我国社会的和谐共在,做出我们的积极贡献。

当前,中国社会重新开始关注基督宗教,学术界也在开展全方位的探讨研究。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非常积极的双向互动带来了令人颇感振奋的效果,今年政界、教界和学界共同努力推动基督宗教“中国化”的发展,彰显了我们的问题意识,亦使学界开始系统深思与之相关的一些理论及实践问题。应该说,这一问题早已提出,但并没有得到真正彻底或效果理想的解决。关于基督宗教在

当代中国社会的定位,教内外都仍然在摸索中前进,由于社会对其认知并未统一,故而有着种种矛盾和分歧,对基督宗教的“中国化”也形成种种阻力和复杂影响。基于这一现状,可以说基督宗教在华发展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教会内部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及全社会的积极呼应和引导也十分重要。从整体来看,基督宗教在华适应及融入乃任重道远,需继续努力。在中国社会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基督宗教的话题重新升温,但对之审视和评价却更趋多元及复杂。基督宗教的“中国化”主要涉及其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中国化”这两大层面,在这两个方面虽有所发展进步,而人们却仍在担心其出现双重变奏。我们鼓励基督宗教“中国化”的发展,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其任务艰巨、道路漫长。可以说,如何使宗教在中国社会和谐生存、发挥其正能量和积极作用,对基督宗教的引导乃重中之重,极为关键。而要透彻、深刻地体悟这种复杂及其意义,则需要我们对基督宗教古今中外全面发展的系统了解和研究。其实,在我们这一时代,理顺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中关系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亦已成熟,我们理应抓住这一机遇,促进基督宗教的积极转型,以便能够真正完全融入中国社会。

了解基督宗教,主要领域为历史、思想和经典这三大板块,而在贴近中国国情方面,则还要关注其政教关系和基督宗教在华传播、演变的进程。这是基督宗教研究普遍性和特殊性有机结合的展示,其中也能感受到理解、解读基督宗教在华进程的脉动。我们的学者在认知基督宗教上迄今仍然颇为纠结,一方面看到了基督宗教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卓越贡献,另一方面却仍然能够察觉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微妙处境,体会到其在华历史遗产对当今的复杂影响。为此,我们的研究既需要深入的探索,

也应有超脱的胸襟。我们不能纠缠在历史恩怨是非中难以自拔、思古抚今,也不能听任外力影响而放任自由、无所作为,其正确之途只能是竭尽全力对基督宗教加以积极引导,使之融入中华文化之中,成为中国社会的有机构建,让其释放正能量、发挥正面作用。这种冷静和积极,也是我们今天从事基督宗教研究所必须、所应该有的态度和举措。

历史让人洞若观火,经典使人明其本真,思想令人寻求超越。基督宗教研究在这些领域都有许多值得探究的议题,由此可以测度其内涵之深蕴,其思绪之久远。而一旦涉及政教关系则自然触及其社会政治等横向关联,说明其开放性研究的必要。此外,基督宗教的在华历史之探,也启迪我们要特别关注基督宗教的跨文化对话等外向性交流互渗,多需文化传播学思考。本期辑刊的文章在这些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发掘和新的发现,并使基督宗教研究多学科性、跨学科性的特色得以充分体现,有着精彩案例。在近 30 篇论文中,我们以 3 篇文章作为本刊年度推荐,此即赵敦华的“从圣经中的历史记载看宗教起源——兼及中国古籍材料”,张志刚的“‘宗教概念’的观念史考察——以利玛窦的中西方宗教观为例”,以及陶飞亚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新趋向”。这三位都是国内从事基督宗教研究的著名学者,上述三篇论文代表着他们的最新学术热点及其心得成果,而且也关注度较高、引用颇多,故值得我们推广、赏析。“思想研究”栏目的 6 篇文章涉猎较广,从罗马帝国时期的奥古斯丁一直到当代基督教会的出类拔萃之辈,所论议题也很有深度。“经典研究”栏目的文章以释经为主,反映出国内最近圣经研究之热。从释经到译经,中国大陆的圣经研究重新形成一个高峰,而中文圣经的印刷出版在当代中国亦突破了 1

亿大关。此外,对基督宗教文学的关心也一直热度不减,那些脍炙人口的名著让人反复玩味、琢磨,且不时能够悟出新意。当然,“中国基督教研究”始终是我们关心的重点,本辑对这类文章亦搜集颇多,其新的发见和深邃的研习使我们多有收获。而“传教士研究”栏目则是上述栏目的扩大和拓展,其立意仍然是基督宗教在华的处境及其“中国化”的必要。学者们探究与时俱进的方面很多,特别是对“宗教与微博”或“福音微博”的观察和追踪,使基督宗教研究也感染了时代气息,有着颇为前卫的研究视野。

比较世界范围的基督宗教研究,我国学术界仍有着起步较晚,文献资料发掘不足、思想讨论还不够活跃等短板。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研究领域仍然是非常宽广,我们的研究潜力也还值得进一步深挖。中国宗教学领域的学术繁荣,需要基督宗教研究的积极参与和独有贡献。为此,我们诚邀学术界的朋友加入我们专业研究的队伍,贡献大家的智慧,以迎来基督宗教学术研究的真正繁荣。

目 录

序 言	卓新平(1)
-----------	--------

年度推荐

从圣经中的历史记载看宗教起源

——兼及中国古籍材料	赵敦华(2)
------------------	--------

“宗教概念”的观念史考察

——以利玛窦的中西方宗教观为例	张志刚(24)
-----------------------	---------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新趋向	陶飞亚(37)
--------------------	---------

思想研究

基督教神学传统下时间观念的演化

——从奥古斯丁到别尔嘉耶夫	孙尚诚 杨洁高(48)
---------------------	-------------

论施莱尔马赫普遍解释学与教义学之间的

张力	黄 毅 习勇生(63)
----------	-------------

“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

——论不同启示模式下的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

之分 王志希(80)

解放神学:十字架与革命 叶健辉(95)

莎剧中的神义论思想 张松林(116)

艾克哈特拉丁语著作中的真理概念

——从中世纪超越论神学的视角来看 荣 玉(133)

经典研究

17 世纪英国革命中的三条释经路径及其

社会意义 李 勇(152)

论《旧约·路得记》中的经济伦理思想 胡靖春(172)

信仰与理性

——论弥尔顿《失乐园》对人类堕落的

思考 袁帅亚(184)

民国时期《雅歌》汉语三译本初探

——兼论《雅歌》汉译的文化特征 厉盼盼(194)

论《以斯帖记》的戏剧性特征 王晴阳(209)

中国基督教研究

李白《上云乐》景教意蕴探蠡 盖佳择 杨富学(226)

采中补洋:华西协合大学对中国文化的

吸纳 张丽萍 郭 勇(242)

不期而遇的社会福音和唯爱主义

——以吴耀宗为例的分析 李 韦 (281)

刘廷芳与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浅析 许高勇 (299)

新时期中国基督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研究述评 何虎生 (314)

基督教公益慈善在中国

——基于江苏省基督教公益慈善活动的

分析 王 超 戴晨京 (328)

对“福音微博”现象的传播学解读 孙清海 (348)

传教士研究

从李提摩太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看文化

误读 王 鹏 (370)

傅圣泽易学思想研究

——以梵蒂冈图书馆中文易学资料为

参照 陈欣雨 (388)

伦敦会传教士米怜与近代马六甲中文“义学”的

创办与发展 卞浩宇 (408)

耶稣会士兼儒士?

——耶稣会士利玛窦《札记》中的中国宗教(1583—1610年)

..... 保罗 A. 茹尔著,陈晓霜、叶宪允 译 (422)

《基督宗教研究》征稿启事 (452)

年度推荐

从圣经中的历史记载看宗教起源

——兼及中国古籍材料

赵敦华^①

宗教起源问题是宗教哲学的一个主题。虽然借助人文学、语言学、考古学、神话学乃至生物学等领域的诸多知识,哲学家、思想家和宗教家们对宗教起源的看法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以致人们即便不把宗教起源问题当作伪问题,也不得不把这个问题悬搁起来。但是,哲学从一开始就思考“起源”(arche),宗教哲学如果不深入思考宗教起源问题,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思想。当然,哲学对任何问题的思考都不是实证研究,对宗教起源的哲学思考并不能提供充足的事实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类研究只是没有依据的思辨玄想。《创世记》(10:1-11:32)对洪水之后挪亚子孙的记载,直到19世纪还被认为是真实的历史。此后由于圣经批判思潮的兴起,各家学说欲取而代之,宗教进化论的风头尤其强劲。但百年之后,比较各家学说的优劣是非,综合各个学科所提供的相关证据,深感圣经前11章对思考宗教起源问题仍有启示。首先说

^① 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转载于《江海学刊》,2013年第2期。

明,本文不在“绝对无误”的意义上谈神圣启示,而在“解蔽显现”的意义上寻求“真理(*aletheia*)”,即通过消除误解并结合已知的科学事实来显现圣经记载的历史意义。让我们看一看圣经记载中包含着怎样的宗教起源信息。

一、大迁徙

《创世记》第10章记载,闪、含和雅弗子孙“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第10章古朴纪实的风格使最挑剔的怀疑论者也难以在文字上找出虚幻或造假的破绽。这一章以谱系形式写成,提到约90个人名和地名,它们的指称层次分明,分布清楚,而且,这些名字在圣经后来的记载中大多再现。很难想象不同时代的古人为什么要凭空想象出那么多名称,作如此想象的人如果不是存心的骗子,就是病态的幻想家。

19世纪后期兴起的进化论却为怀疑和否定挪亚后代的谱系提供了科学依据。早在大洪水之前,现代智人就已经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怎么可能是较晚迁徙到各地的挪亚的后代呢?为了与科学证据相对照,我们要限定圣经记载的范围。首先,圣经只记载与人类拯救有关的历史。因此,虽然存在上帝多次造人的可能,圣经在史前人类中选择性地记载了该隐、亚当和挪亚三个谱系,这并不否认同时期其他人类的存在,只不过他们与圣经记载的拯救史无关。其次,挪亚的谱系是挪亚后代所记,并不包括当时世界上的其他民族。过去的神学家和解经学家以为大洪水灭绝了挪亚家族的全人类,以为现在世界各民族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后裔,甚至牵强地认为闪、含和雅弗分别是黄种人、黑种人和白种人的祖先。这

些解释既没有圣经的文本根据[提醒:“所有的人都死了”(7:21)系指方舟里的人看到的所有的人都死了],也不符合现在所知的科学证据。

挪亚子孙的迁徙可能是现代智人在全球范围的最后一次大迁徙。挪亚后代的迁徙伴随着军事征服,他们不但有国家的组织形式,建造“大城”(10:12)的先进技术,还有勇猛的精神,如含的后代宁录“为世上英雄之首”(10:9)。这些“耶和华面前的英勇的猎户”势不可挡地横扫被侵入地区的文明。比如,距今四千年左右,雅利安人的入侵消灭了印度河文明,印欧语系的迈锡尼人侵入希腊半岛和克里特岛,消灭了岛上的米诺斯文明。至于发生在中东和西亚的征战,更是圣经记录在册的挪亚子孙之间的战争。

中国上古史并不游离在世界史之外。中国帝王谱系的正宗是黄帝系谱。在《竹书纪年》、《大戴礼记·帝系姓·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世经·帝系》等古籍中,都载有黄帝的世系。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除有黄帝谱系,还记载了帝俊的谱系。徐旭生说,帝俊这个人物不见于其它古书,他在《山海经》中却是第一显赫的人物,该书提到他的事多达十六处。帝俊的世系有两个特点:一是子孙多,二是发明多。他的子孙遍布各国,东南西北,无所不至。帝俊的子孙的发明包括农业、制作工艺、交通工具,以及乐器舞蹈。^① 中国古籍中记载的两个谱系与圣经记载不谋而合。最先迁徙到中国的部落大概是该隐的子孙,他们与本地居民结合,形成了以东部为中心的东夷和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苗蛮两大部落。不知经过多少年,挪亚的子孙的一支可能

①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重印,第72页。

进入中国西北部,号称华夏族。

苗蛮、东夷和华夏沿着不同的路径,在不同的时期先后进入中国境内。这并不是我们现在才构想出来的假说。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张国仁业已指出:“可见汉族未来之前,其布满黄河流域且东渐于海滨的土著蛮族——即今之所谓苗族,也是西来的,不过较汉族为早。”^①徐旭生说,华夏族从西向东扩张,不可避免地与先进的东夷、苗蛮发生冲突,史书记载的黄帝与蚩尤和炎帝之间的大战就是上古的三大集团之争。^②流传至今的《苗族古歌》中有蚩尤和“格炎爷老”被黄帝驱出黄河流域的传说,^③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史前文明至少有两次随着人口的大迁徙而传播,这是已被圣经记载所揭示的事实,今后更多的证据将会以各种方式增加我们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知识。

二、建造通天塔之罪

挪亚的子孙在迁徙过程中语言分化,“各随各的方言”立国。圣经解释了他们语言发生分化的原因。“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11:1-3)按第 10 章的谱系,示拿地是含的第三代子孙宁录的属国,此地建立的国家有一个名叫“巴别”。第 11 章记载的大概是第一批移民的迁徙路线,闪、雅弗和含的子孙开始都聚

① 张国仁:《世界文化史大纲》上卷,《民国丛书》第一编第四十卷,上海书局 1989 年重印,第 129 页。

②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 3-4 页。

③ 潘定智等编:《苗族古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276-287 页。

集在示拿地,后来闪和雅弗的后代移往他处,这里成了宁录的属国。示拿在两河流域以西,是迁徙的一个十字路口,从这里可继续向东,或向北、向南迁徙。

第一批移民在分散之前,作出了个决定:“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11:4)这是一个有罪的决定。“塔顶通天”做什么用呢?约瑟夫在《犹太古史》中说,通天塔在宁录领导下建设,为的是“不让上帝再在地上发洪水”,“他要建一座比洪水还要高的塔,以此对毁灭他们祖先的进行报复。”^①正如古代犹太拉比所说,这是在向上帝宣战。^②建造通天塔的目的是“传我们的名”,传什么名呢?崇拜他们的祖宗之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的意思是“免得分散了之后忘记我们的共同祖先”。如果我们记得,违背上帝和祖先崇拜正是亚当的后代和该隐的后代所犯之罪,现在又要在挪亚的子孙身上重演。这一次,上帝作出迅速反应,阻止了他们的罪。

上帝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11:6-7)人们也许会问道:一样的人民,一样的言语,能够做成要作之事,难道不是好事吗?为什么要变乱他们的言语呢?我们应理解圣经在陈述上帝理由时“怨而不怒”的风格。语言是凝集人类力量的重要媒介,如果说同样言语的一个族群自称他们是神的代表,他们从

①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113-114.

② 3 Barch, 2:7, H. Charlesworth, ed., *The Old Testament Pseudepigrapha*, vol. I, New York: Doubleday, 1983, p.664.

共同祖先那里继承了神性和神力,那么这个被言语、共同祖先和宗教信仰凝聚在一起的族群将犯下无与伦比的罪恶,不但是偶像崇拜的罪,而且是欺压其他族群的罪。洪水之前的亚当后裔自称“神的儿子们”犯下了这样的罪,前车之鉴不远,挪亚的子孙就要重蹈覆辙;通天塔就是他们自称“神的儿子们”的标志物。上帝既然已经承诺不再用洪水惩罚人的罪恶,他就要防患于未然,让这座罪恶的标志物在建成之前就轰然倒塌。

上帝深知人的罪性难移,即使没有共同的标志物,人在各自的国度里仍然会大搞自我神化和祖先崇拜。果然,没有了巴比塔,巴比国的国王仍然被神化,“像宁录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10:9),后世的国王仍然模仿通天塔的风格建造了著名的“巴比伦塔”。但是,由于不同国家没有共同的言语,崇拜不同的神和祖先,这些国家的偶像崇拜在相互冲突中被削弱,他们也没有能力主宰世界。我们在谈到上帝为什么不阻止挪亚建立王权国家时看到,国家惩治罪的“必要的恶”,这是就国家内部而言的。如何惩治一个国家的罪恶呢?变乱不同国家的言语在此意义上也是“必要的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趋善避恶的最佳方式。

上帝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这里的“我们”与“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1:26),以及“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3:22)中的“我们”,都是指上帝的三个位格。比较这三个“我们”,似乎有不同的侧重,造人的“我们”侧重于圣子,因此,圣子以后肉身化为人;在“知道善恶”的能力上与人相似的“我们”侧重于圣父,因此,《旧约》中的上帝和《新约》中耶稣宣讲的“父的真理”始终都在教人如何“知道善恶”;变乱人的口音的“我们”侧重于圣灵,因此,五旬节时的信徒才能“按着圣灵所